

白
居易



古風叢書之七

白

居

易

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古風叢書之七

白 居 易

作者：邱

發行人：許

出版者：河

發行者：河

承印者：三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臺初版

變 友

仁 圖

書 出

版 社

元

局版臺業字第零零玖捌號

北市建一商號字第八一七一七號

平裝一冊定價：新臺幣

元

目次

時難年荒的童年	一
野草堅韌的性格	一一
考取進士	一七
結識元稹	二三
弟弟登科	三三
元和新歲月	三七
作長恨歌	四一
出任左拾遺	五一
寫諷諭詩	五五
新樂府運動	六五
元稹遭貶謫	八三
貶到江州	九三
同是天涯淪落人	一〇三

元和體詩

一一一

唐山草堂留誦客

一二一

遷忠州刺史

一二七

回朝擔任紫微郎

一三七

白公堤和長慶集

一四三

吳中太湖春

一五三

洛陽香山寺

一六三

蘇龍門山

一七三

白居易的成就和影響

一七九

二

時難年荒的童年

從下邳（今陝西省渭南縣）搬來河南新鄭東郭村有一戶仕宦人家，他們的祖籍是太原。

這家人白季庚，是個書香世家的子弟，明經科出身，他的夫人陳氏，在唐朝代宗大曆七年（西元七七二）正月二十日，生下一個小男孩，取名「居易」①。

聽他們家的奶媽說，這孩子很聰慧。但誰都知道：那家的父母，都認為自己的孩子是最聰明的；做奶媽的，當然也不例外。因此，他們對白家奶媽，誇讚孩子有多聰明，也就不以為意了。

過了端午節，天氣漸漸地炎熱起來。夏天畢竟到了，一天傍晚，天外堆着一些晚霞，白家奶媽抱着未滿周歲的小娃娃，來到巷口乘涼。

「誰家的孩子，長得白胖可愛。」

「當然囉，你不知道他們家姓白嗎？」

「讓我抱抱這白家的孩子。」

「我們家的小少爺，可乖巧。」白家的奶媽說：「你別看他只六七個月大，昨天，我抱

着他在書屏下，教他辨別那個是『之』字，那個是『無』字，他都能分辨出來。●

「真的能辨別之無嗎？」

「好了不起。」

儘管白家奶媽說得斬釘截鐵的，但左右鄰舍們，還是不敢相信。看這孩子，白淨淨的小手，紅噴噴的兩頰，轉動着一對烏黑的眼珠，倒是挺惹人喜愛的。

「叫什麼名字？」那人在逗他。

「我家老爺子，從古書裏，找到『君子居易以俟命』的句子，給他取個名字，叫『居易』。」白家奶媽在旁應着。

「居易，好名字，白居易，叫起來蠻順口。」那人仍在逗小孩笑。

於是鄰居們聚在一起聊天，有的說這裏快要打仗了，有的說城裏逃來一些難民，有的說如果真打仗的話，我們要逃到什麼地方去避難呢？

其實，戰爭還距東郭村很遠，他們只是說說罷了。他們在逗小孩玩，時時聽得小孩吃吃地笑聲。一陣南風吹來，帶來幾聲喧聒的蟬叫，這時，滿天火燒雲，映照着草野青青，村子裏當暮靄來臨的時候，依然到處擴散着一片和煦的景象。

白居易便在這座小村莊裏長大，此地沒有名山大水，只是中原一帶典型的農村，到處都是黃土，堅硬的土層，人們只有勞苦地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生計。這種淳樸的風尚，刻苦耐

勞的精神，便根植於白居易幼小的心靈中。他跟其他村童一樣，沒有玩具，大自然的一切，便是最好的玩具。在乾草裏捉蟋蟀，在院子裏鬥百草，有時跟大孩子們到田裏燒麥田，捕蠅蠅兒，唱着兒歌，享受赤足童年的歡樂。

偶爾，他在家裏，跟哥哥姊妹們，哼些從外面學來的兒歌，他的娘也從不阻止他，反而跟着唱，把忘了的詞兒幫着補上：

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之乎者也都不識，東西南北被驅使。……

在兒歌聲中，他獲得不少常識，也逐漸開拓了視野，擴展了思維的領域。他很喜歡念一些歌謠和雜白，尤其是學傀儡戲中袒胸露肚的丑角道白，然後模仿木偶的動作，順口唱道：

平旦寅，天漸晚，鐘鼓滿城驚宿鳥。千家萬戶鬧喧喧，九陌六街人浩浩。……

白居易正伸出一隻手學傀儡戲打點的動作，突然有一隻手從上面打下來，他嚇了一跳，擡頭看，原來是母親在打他。

「易兒，你再這樣胡鬧，下次不准你跟哥哥去看戲。」

「娘，我要看戲嘛，我要到開平寺看戲！」

「來，跟我到裏面去背孝經，讀孔子白。」

對小孩來說，看戲比背書、讀論語要好玩多了。但在大人的心目中，認為讓小孩多讀一些書，懂得做人的道理，總是好的。何況他們小時候，也是父母要他們讀論語、孝經、列女

傳之類的書，再長大一點，就讀孟子、詩經，或諸子史籍，他們稱論語爲「孔子白」，因爲論語是記載孔子應答弟子或時人的話，所以稱爲孔子白。如今他們自己有了小孩，當然也要讓自己的小孩讀這些書了。

每逢迎神的日子，開平寺搭起臺子，開鑼唱戲，村子裏熱鬧極了。平時辛勤工作的農夫，這些天來，都停止工作，好似他們平日的刻苦辛勞，便是爲了痛快地享受這幾天拜神作樂的日子。遠近的販夫走卒，也都趕到這兒來做買賣。

這時，白居易可以向娘要幾個錢，跟哥哥到戲臺下去看戲，買麥牙糖、炸餅、烤玉米。他對臺上演什麼戲並不關心，也從來沒有耐心去看，因爲他不瞭解那些穿著華麗的木偶，在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些什麼了不起的事，要他們喋喋不休地爭執、講話，要他們不斷地來回做動作，然後還要那麼辛苦地邊走邊唱歌。但他對那個禿頭小丑，打從心底就喜歡，看那副不在乎的神態，袒着大腹，還得哈腰走路的勁兒，實在有趣。每當小丑一出臺，就大聲小聲地說些雜白，珠連不停，惹得滿場子都樂了。他就喜歡這個小丑，只要小丑出臺，他會摒住氣，凝神在看。

剛才他正模仿小丑的道白和動作，就被娘狠狠地打了一下，把剛記起的那段道白給打斷了。他心想：娘實在不懂，因爲娘沒有去看戲，不會欣賞小丑的道白。於是他又想起開平寺戲臺下的麥牙糖和烤玉米來，耳際也響起悠然的琴絃聲和嘹亮的唱戲聲。

白居易從小在父母的督促教導下，刻苦自勵，勤奮好學，大約在五六歲時，便學會寫詩；八九歲時。能辨別字的平仄聲，也懂得對仗和用韻。他的父親開始不相信，有一回，還當面試他：

「易兒，『秋柳』該對什麼？」

「『秋柳』對『夏蟬』。」

「那麼『東西南北』呢？」

白居易不假思索便答道：「『東西南北』對『之乎者也』。」

「那是傀儡戲丑角念的戲詞，不好；你想想看，對什麼才好？」

他思索了一陣子，便道：「爹，對『上下古今』。」

「好，真好！」他的父親讚許他，然後拍拍他的頭，說：「孩子，你很聰明。我們白家沒有祖業田產可靠，世代是靠筆耕，家中孩子多，但你是我們家的讀書種子。」

白居易在父親的鼓勵下，愈發地用功，日夜寫字抄書，手上結起硬繭，經常大聲誦讀，讀到口燥唇乾，甚至口破舌爛，也不肯中止。像他小小年紀就那麼發奮勤學，也真是罕見。

唐朝自安祿山、史思明興兵作亂，前後雖被平定，但國力從此衰弱。當時朝廷只勉強維

持統一的局面，而各地的藩鎮，乘機割據，不聽朝廷的命令，使朝廷的政令不能到達地方。有些節度使更是擁兵自重，地方官吏，也暗中橫征暴斂，使老百姓生活艱苦，到處都有饑荒離亂的現象。

大曆年間，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據河南十幾州，不聽命於朝廷，朝廷也數度派官軍來鎮壓，仍然無功而退。因此，河南一帶經常陷於戰爭之中，田園荒蕪了，壯丁逃往他鄉，人民不時地遭到戰火的洗劫，生活更加艱苦。白居易便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從小就嘗到饑餓、戰亂的痛苦。

唐德宗建中二年，白居易已十歲。他的父親白季庚才被任命為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縣令。白季庚因得徐州刺史李海的賞識和信任，勸李海擺脫平盧節度使李納（李正己的兒子）的控制，而歸順朝廷，因此有功，遷升為徐州別駕。

這時，白季庚感到河南一帶的兵亂鬧得厲害，不能住了，把家人接到徐州來，更把白居易送到南方的親戚家。那年，白居易才十一歲，第一次嘗到離家的滋味。

他好想家呵，日子過得特別慢，真是有度日如年的感覺。思鄉之情，便像一條盤桓在心中的蛇，不時地在吞噬着他的心靈。以前他很少哭過，這次，他和家人分別後，不知獨自哭泣過多少次了，他想起哥哥和弟妹，也想起東郭村的景象。儘管江南的山水秀麗，風和日暖，但異鄉的明月良宵，更容易勾起悠悠的往事，那起伏如潮的鄉愁，淹沒了他的整個心

靈，於是他不禁地失聲痛哭。

在一個月色很好的夜晚，在高樓上，不知誰家悠悠的笛聲，從風中傳來，這晚，他試着把思家的痛苦，寫到詩裏去，他仰望明月，心想在徐州的家人，以及在東郭村時的歡樂，便寫下「江樓望歸」①這首詩：

滿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

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

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

悠悠滄海畔，十載避黃巾。

那晚，他失眠了。

白居易從小遭遇到饑寒的熬煎，戰火的侵擾，但他認為離家的苦楚，比饑寒戰亂所遭到的痛苦還要難以忍受。這次離家南來，使他變得懂事、長大了。何況他南來不僅爲了避難，主要的還是來從師就學。他也常聽到長一輩的人說：「沒離開父母的孩子，永遠長不大。」而今，他已長大，沒想到長大却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早年，那些赤足童年的往事，已漸漸地淡去，他開始進入另一個天地，他跟鄉塾的老師讀書。偶爾，他把思家的詩呈給老師批改，他的老師經常把他的詩稿當着其他學童的面前念出來：

「你們聽着，這是居易所寫的除夜寄弟妹詩，沒想到小小年紀，就能寫這樣好的詩。」接着便拉長聲調念道：「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

白居易實在不願意把他的詩稿，當着這麼多同學被念出來，彷彿公開朗讀他的詩，便是揭開他心底的秘密似的。但每寫完一篇思家的詩，似乎減輕了一些思歸的愁苦，在這一段日子裏，他寫了不少的詩文，跟其他的學童在一起讀書，也感到非常愉快。同時，他自覺在家時，跟着父母讀書，進步不顯着，如今他在外鄉讀書，詩文的進步神速，使他自己也感到詫異。

有一次，白居易託熟人帶回徐州的一封信，其中附了一首給他兄弟的詩，因為他在外鄉，除了思念父母外，對他的大哥白幼文、弟弟白行簡，也非常懷念。這首詩是：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

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⑥

他的父親也看到這首詩，便欣慰地說：「易兒到江南去讀書，已經四年多了，仍然還那麼想家。但他的詩文，比以前好得多了，我看明年讓他到京都去見識見識，這孩子畢竟長大了。」

① 新唐書卷一百十九白居易傳：「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又徙下邳，父季庚，爲彭城令。」彭城，今江蘇者徐州市。

②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

③ 見敦煌曲校錄禪門十二時曲，所引的句子，略加改寫。

④ 見敦煌曲校錄禪門十二時曲（五一〇）。

⑤ 見全唐詩白居易詩，在江樓望歸下，註：「時避難在越中。」

⑥ 見全唐詩白居易詩，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是詩爲白居易十五歲時的作品。

野草堅韌的性格

唐德宗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白居易已十六歲，他來到長安。

長安是唐朝的京都所在地，當年，雖經安祿山的變亂所破壞，如今已恢復舊觀，絲毫沒有留下戰火後的痕跡，所看到的，是處處笙歌，仕宦、商旅、文人薈萃，可說是一派繁榮興盛的氣象。

對一般青年士子而言，長安永遠像一塊強力磁鐵一樣，吸引着他們。他們都想擠身在京華帝都的場所，憑自己的學養和才識，在這兒伸展他們的抱負；他們嚮往長安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希望在這兒開拓未來錦繡的前程。對青少年的白居易來說，也不例外。

白居易已知道有「進士」的科舉，而一般的學子，想在未來的仕途上有所發展，便得到長安來應試。在他未到京都之前，便聽人說起長安城有多雄偉，有多壯觀，帝王都有多氣魄，有多輝煌。往來的文人才士，都是一代之選。他多渴望能親臨其境，見見世面，觀賞京華的富盛，開擴自己的胸襟，跟名彥碩士交往，以增廣見聞。

他曾聽人說起早年蜀人陳子昂千金買琴的故事，然後當衆毀琴，傳發他的詩文稿，於是

名噪一時；詩人李白，醉入宮中，在沈香亭替唐明皇楊貴妃寫清平調，被傳爲美談。孟浩然四十歲時來京師，在太學賦詩，驚動四座，然終因未能及第，而退隱襄陽附近的鹿門山。多少文人發跡的傳奇故事，被人傳誦著，但又不知有多少文士，赴京應考，因功名科第不就而落魄在長安，這些故事一直在長安市井間流傳着，但對於長安的繁華，毫無損傷。

當白居易站在長安的街頭，面對着京都的鳳城高闕，金門皇城，他高興極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金碧輝煌的建築物。他到太平坊、宣平坊、廣化坊等街坊去遊覽，那兒人車讀騰，衣着華麗，到處是高門宅第，康莊大道，坊間的歌樓茶肆，海產百貨，真是富盛極了；比起江南的漁村野戶，青山翠溪，竹籬茅舍，真是別有一番天地。

他初次來到長安，有很多感想：他不願像陳子昂那樣別出心裁，宣傳自己；也不願像李白那樣醉臥酒鄉，慨歎自古才大難爲用；更不願像落魄文人，失意在繁華的長安街坊，而指京華雲煙，只是南柯一夢。他要過真實的生活，腳踏實地的工作，關心民間大眾的事情。他畢竟是從離亂中成長的，不敢帶有絲毫浮華的心理。

白居易從小便愛好詩歌，他借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抱負。同樣地，也用詩歌來記錄他的見聞和遭遇，在他十六歲時，已寫過三百多首詩了。他打聽到大詩人顧況在長安的住所，他想去拜見顧況，當面請教一些寫詩的方法。因爲白居易一向對顧況的寫實詩很喜愛，對顧況的名士氣度也很敬仰。於是他把近些日子來所寫的詩稿，抄錄一份，準備呈送給顧